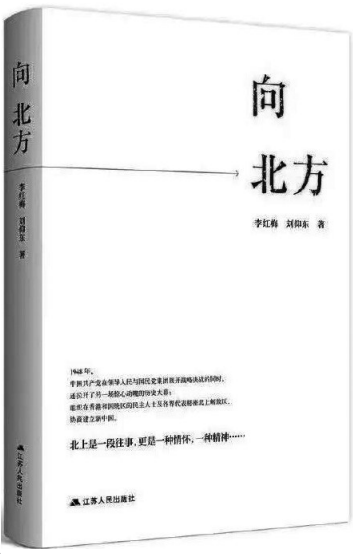


畅读序

半生书缘：从读书人，到写书人



世界读书日之际，围绕书的活动层出不穷，有关人与书的故事大多也让人动容。对爱书之人来说，书是他们最亲近的伙伴。本文作者追忆了缺衣少吃的年代，长辈们对书的重视；小时候想尽办法借书与如饥似渴阅读的时光；爱书如命的丈夫有趣的买书经历以及人生过半开始写书的奇妙经历，展现了她与书的半生情缘。



■ 李红梅

世界读书日前后，围绕书的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全民读书大会”“品读中国”“书香中国”、读书座谈会、书友会、图书捐赠等。当天一早收到朋友发来的短信：向您致敬！想来她是得知《向北方》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向我表示祝贺吧！回首半生，从一个读书人，到写书人，几多感慨！

对书的渴望与日俱增

读书是一种家风的传承。我老家在中原大地。20世纪40年代，爷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私塾先生，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活一大家子。他和奶奶拖家带口逃荒到南阳，艰难度日。1947年听说老家解放了，但凑不上回家的路费，只好把大姑娘给当地人，弄些吃的用的辗转回家，分得财产，安定下来。

爷爷老夫子一个，不会干农活，但提倡“耕读”传家。我大伯和父亲都是在流浪中自学知识。生活稳定后，父亲接受了几年初小教育。

等我60年代出生时，家里温饱尚不能解决。但在这样的境遇下，爷爷不知从哪儿淘些《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经常给懂懂的孙子辈讲故事。伯父担任生产队会计，教我打算盘；父亲则在学校当老师、校长。从我小时候起，学校就是我的游乐场。后来弟弟们相继出生，家人无暇顾我，就让6岁的我上学了。而同班的同学往往比我大三四岁。

在学校，幼小的我学业上没有压力，对书的渴望与日俱增。爷爷的旧书质量太差，经不起翻，早已破烂不堪。我没钱买新书，千方百计借到小人书、连环画，都是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忘了吃喝，当然也忘了家长交代的差事。被妈妈发现后拿着擀面杖追着跑的场景，多年后还常常在梦中浮现。最幸福的时刻，是村里来“说书”的。若谁家喜事，一般会许上十天半个月，多在农闲季节。晚饭后，我便早早拿着凳子在前排占座，等着夜幕降临。后来再听单田芳、刘兰芳等说的评书，也没有当年的激动。《岳家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故事中的家国情怀、英雄气概，令人荡气回肠、夜不能寐！

上初中后，我去了镇上，听书的机会少了，

但从同学处借到书的机会多了。有同学的哥哥在外地工作，给她带来一本《青春之歌》。多少同学想借阅读呀！我与她做个交易：借书期间，上下学我骑自行车带她。我从大伯处说尽好话，借到他心爱的自行车。车高，人小，但我还是践行诺言，带上借书的同学。这也使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了书。晚上做完作业后，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奶奶心疼我熬夜，更舍不得她的灯油。

等人再大些，考学升学的压力也大了，读课本外的书就是一种奢望。当我到郑州大学工作后，最初几年是我阅读最盛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是“壮读”。图书馆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中外名著、历史文学，甚至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全套。时间真如流水！之后，考研、读研，再到机关工作、生孩、养家。能读书的书越来越多，读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但我与书的情缘反而更加深了。因为我嫁给了一个爱书如命的丈夫。

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让心有了归处

我先生是学社会科学的。我们在郑大作同事时相识，虽然不因书结缘，但对书的热爱无疑增加了交流机会。他先考到北大读研、读博、留校，我后来也考入北大。年轻时，最不缺的是精力，最缺的是财力。逛书店成为我们消遣的好去处。但买书，却让我们这个小家常常困扰。有时，遇到好书，囊中羞涩，只好忍痛割爱；有时，挤出一些饭钱，购得几本心爱，珍惜得不得了。我们专业相近，对书的爱好却有不同。他的书多是社会科学，我则偏爱历史、文学。因为只能在有限开支中购书，我只好大度地放弃所爱，谁让他是“做学问”的。

印象最深的是，他1998年有一次到哈佛访学的机会，基金会给的生活费尚可。那个年代，家电紧俏。带回几大件家电，是许多人的惯例。盼了一年，先生回来了，给两岁的小女带回了件件哈佛的小衣服和图册，几乎空手而归。当我不解时，他说是买书、印资料了，海运随后就到。我当时的心情五味杂陈，无奈木已成舟。几天后，他花费近一个月的工资，去天津海运码头取回八大箱书和资料。或许说，精神的魅力是潜

《世界在书店中》



[英]亨利·希金斯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

这本书不是地名索引，不是世界书店指南，而是十三位作家对书店这种特殊空间的私人回忆。对他们而言，书店是一种药或一帖处方，是一座秘密花园，是抗议世界其他地方泛滥的陈词滥调、巧言令色的舞台，也是一个安全、理智的存在，是一个既是灯塔也是洞穴的地方。

《偷心书店》



[瑞典]卡塔琳娜·碧瓦德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2月版

瑞典女孩莎拉和美国人艾美凭借着对书的共同爱好，跨海展开了一段忘年友谊。但当莎拉终于踏上拜访艾美的旅程时，迎接她的，竟是艾美的死讯。古道热肠的小镇居民决定代替艾美接待这位外国客人。小镇生活为莎拉的人生点亮了新的可能，她决定在这偏僻的小镇中开一家书店。因为这家书店，更多奇妙的可能性出现在了她和小镇居民身上。

乡村书店：让田野色彩更明丽

阅读提示

近几年，在一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山村，出现了越来越多乡村书店的身影。这些乡村书店颜值颇高，与静谧的田园风光一起，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们或深入村民生活，参与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吸引游客，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作为稀缺的新型文化空间，乡村书店是乡村振兴里文化赋能的重要力量，是地方知识节点，也是乡村文旅的引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近几年，在一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山村，出现了越来越多乡村书店的身影。与以往人们的印象不同，这些乡村书店颜值颇高，与静谧的田园风光一起，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们或深入村民生活，参与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吸引游客，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稻花田里，炊烟袅袅，乡村书店成为不少人安放身心的好去处。

照亮乡村孩子的童年

浙江桐庐先锋云夕图书馆位于海拔近五百米的桐庐我山戴家山的一个畲族村，于2015年10月开业。喜欢乡村自然环境和宁静生活的高雯丽，主动报名，在2021年1月来到云夕图书馆担任店长。

在以社区为主的城市书店不同，云夕图书馆致力发展乡村阅读，吸引客流，带动乡村发展。店里有近两万册图书，包含一些乡村文化、畲族文化研究的书籍，并经营咖啡饮品和文创产品，客流主要为周末从上海、杭州等地自驾来度假的游客。“我们取名图书馆，原本是希望更多村民进到书店读书。但是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剩下的村民老人居多，文化程度不高，看书的很少。好在寒暑假会有小朋友回到村里，到书店读书。”

让高雯丽印象深刻的，是一名经常过来借书，并把自己种的菜送到店里当借书费的老爷爷。快九十的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读完了沈石溪的动物系列小说，如今正在阅读作家余华的书。每次读完一本书，老人都会和高雯丽交流书中的内容。为了照顾听力不好的老人，高雯丽更多时候充当倾听者的角色，有需要了，就用纸和笔写下要说的内容。

在乡村，书店会超出原本的范畴，给村民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也会举办一些公益活动。在云夕图书馆，村民可以免费借阅书籍，图书营收的部分利润会捐给当地的贫困生。每年，书店会邀请浙江省医师协会的医师替村民进行义诊，并发放一些免费药品。云夕图书馆和政府也有合作。“这两栋房子政府是免费的，减轻了我们运营上的压力。政府将书店作为一个媒介，每年举办两三次学习会，号召村民来学习。”

高雯丽的老家在福建农村，在她小时候，村里没有书店，也没有地方能买到书，这让她觉得

有些遗憾。在她看来，乡村书店像一个小小的火种，能照亮一些孩子的童年。“以前，小朋友寒暑假从镇上回来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如今我们有绘本，也卖一些玩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阅读和玩乐的地方。乡村书店哪怕只能带动一个孩子阅读，给孩子提供希望，也是很好的。”

乡村有了书店，便不再是很多人认为的文化荒漠。高雯丽希望更多人能回到乡村，保护乡村传统建筑。与没有原住民，被开发成单纯景区的村子不同，云夕图书馆所在的村里住着一些村民，也保留了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邻里之间很亲切，让高雯丽觉得很温暖。“村民对我们很好，会把自己种的菜送给我们，他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比如老人不会用手机，我们也会帮他们看一下。在这里能感觉到人情味。”

新冠疫情前，云夕图书馆能达到的收支平衡，如今却有勉强。“去年的人流量大概是现在的三四倍，每天至少有二三十人，现在可能只有几个人。但是不管获利多少，除了管控部门要求关门外，我们会保持营业状态。”

多一个人到书店看书都是好的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小堡南街63号的春风在书店(原名享悦书店)，被美食店包围其中，“夹缝生存”，获得2020年“年度乡村书店”的称号。

“到书店里看书，多一个人都是好的。”从开书店那天起，店长马丽洁便致力于推广阅读。在书店，读者是主人和主角儿。马丽洁会让读者加入到各种阅读活动的组织中来，体验参与感。“对一些人来说，读不读书，是件模棱两可的事情，有时候宁愿刷手机。但是你鼓励他一下，带他进来，他自然就读书了。”

有次，她留意到，街上一位年龄偏大的保洁员，不好意思进到书店里，只在门口的特价书架上挑选图书，后来买了稻盛和夫的一本书。马丽洁上前和他聊天得知，老大哥年轻时没有机会读书，现在虽然忙于生计，但还是想看书。“我店里图书的品类还算比较全，各个年龄段的书都能找到，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只要他愿意看，我都能有书给他。我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也希望更多人读书。”

让马丽洁感动的是，一位每天早上在街上卖煎饼的的姐姐，每个月会来书店两三次，点一杯咖啡看半天书。“这样的人是值得我鼓励和尊敬的，如果农村的人都能读书了，那该多好。”



浙江桐庐先锋云夕图书馆



春风在书店里阅读的读者

获得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奖励后，马丽洁想回馈给那些爱读书，而且能够带动别人读书的读者。今年世界阅读日前后，她打算在10个村招10~20名阅读推广人，让每个推广人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读书。“我们会把书送到村里，把这些召集起来，定时举办小型的讲解和比赛，设置奖品。我们读的书会更生活化一点，让他们感觉看了书之后，对日常生活有所帮助。自己有提升，也给孩子做榜样。”

在春风在书店，不少读者学会了做咖啡，可以瞬间转换成店里的主人。马丽洁和店员忙不过来，或者有事需要外出的时候，和店里的顾客打声招呼就好。不少读者担心书店有盈利压力，总是想办法给书店提供一些帮助——带来新客人，介绍企业团购图书，或赠送礼物表示支持。

书店之外，马丽洁还帮忙组织了春风奶奶合唱团和春风少年朗诵班，解决了不少家庭一老一小的活动问题。“现在春风奶奶合唱团已经能去外地做商演了。这些奶奶是退休的老知青，大多是党员。她们爱党爱国，也很正气，朗诵红色诗歌，唱红色歌曲，推荐红色读物等，都做得很好。”

春风少年朗诵团的成员为小学生，以诗歌朗诵为主，抒发心智，缓解情绪。“对孩子来说，起码要保护眼睛，不能上了网课，还天天看电子书，玩手机。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是书店，要推动线下阅读，纸质阅读。”

移默化的。当年他给女儿种下了哈佛梦，今天女儿坐在哈佛课堂上，不能不说是种花得果。

日积月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看到不大的客厅里堆满了书，无落脚之处，朋友帮忙定制了几个高2.3米、宽0.55米的书架，上上下下布满了书。前几年搬家，房子大了，书架却没地方搁置。成箱成箱的书，放在单位地下室，或寄存他处。要想找一本书真比登天还难。我还好，做行政工作，在家里有一个书房的愿望不甚强烈。但对我先生这个以书为“生产资料”的人来说，能有一个放书、看书的书房，是他的梦想。两年前，偶然的机会，在远郊区寻到一个能够成为书房的地方，贷款、借款买下来，终让书有了归处。自此，每当坐在书桌前，看着、读着、品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让心也有了归处。

人生过半，开启写作之旅

人生变幻莫测。原以为此生将在行政岗位上度过职业生涯，不曾想，几年前，我从事了文史资料工作。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颇有传统，是1959年周恩来担任主席时提倡并开办的。在征资料、办展览、编刊物的过程中，政协系统几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文史资料，像一座宝库在我面前徐徐展现；与人民政协成立、新中国成立相关并能丰富这段历史的许多资料，也像珍珠一样散落各地。在学生时代培养出的对文史的兴趣，人生过半却又随遇而生，开启了我的写作之旅。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可以研究的题材越来越多，线索之间相互嫁接、枝叶充盈。2019年与同事合著《人民政协诞生实录》，2021年合著《向北方》，钩沉史海，爬梳考证，挖掘过往，用一份责任，为更多人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提供支撑。

《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政协系统读者的欢迎，两个月后近万册就告罄。《向北方》付梓同时，获得“中宣部2021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并在岁末入选“书映百年伟业”、《作者文摘》《收获》等年度好书榜。近日，《向北方》终于在几轮评选、激烈竞争中得到“中国好书”的殊荣。《向北方》成为畅销书不是我的初衷。能让更多读者阅读自己写的书，应该是读书人最欣慰之事了。

观澜阁

乡村振兴里文化赋能的重要力量

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百道网承办，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时代杯”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致敬活动中，有一项“年度乡村书店”的评选，从2018年开始设置，每年评出十五家左右乡村书店。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介绍道：“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发现好的乡村书店，对做得好的乡村书店以及它们的一些探索进行鼓励，让它们有一个示范作用。”

提起乡村书店，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到农家书屋。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农家书屋是政府工程，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操作，很多时候是纯公益的，不卖书，有点像过去的文化站；新型的乡村书店比较多元，有公益性的，有政府参与的，也有商业性的。”程三国说。

在程三国看来，这几年，乡村书店发展很快，好的乡村书店也越来越多。“一些乡村书店找的中国最好的设计师设计，非常漂亮。而且模式发展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灵活。一些乡村书店，和城市里的网红书店一样，设计很漂亮，书选得很好，有活动，网络传播也很好。”

接受采访时，程三国正在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古镇一个叫北农村的自然村中。2020年五一期间，先锋书店在村里开了一家乡村书店，并在当年就实现了盈利。出于好奇，程三国受先锋书店创办人钱小华先生邀请，进行实地探访。“我来了以后发现这地方太棒了，村里有了能让人待一待，喝喝咖啡、看看书的空间，于是在这儿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下来。我听地方政府讲，沙溪镇大概有30%的优质流量是书店带来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他看来，乡村书店是城乡融合的一个媒介，也是乡村美学教育的场所。

有人认为，书店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有一种文化针灸效应。程三国十分认同这种说法。“这个比喻很形象。中国有很多个乡村，有的没有资源。就像给一个人治病，没有很多钱给他整体治疗，这时候怎么办？扎一针！这一针如果扎在一个关键地方，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他看来，乡村书店就是那合适的“一针”，一个小小的乡村书店，能像针灸一样，起到很好的带头和激活作用。“我所在的北村有书店后，房价涨了好几倍。我们有朋友来找房子，抱怨是书店把房价带起来了，因为很多人在周边扎堆开咖啡厅和开客栈等。”因为乡村书店的价值——对乡村振兴和旅游等产业的促进，如今不少地方政府也支持开乡村书店。

程三国认为，乡村书店的发展并不都顺利，同样也存在挑战，有些乡村书店经营困难，尤其是疫情期间。但从当下来看，乡村书店好的方面已经显现。作为稀缺的新型文化空间，乡村书店是乡村振兴里文化赋能的重要力量，是地方知识节点，也是乡村文旅的引擎，未来值得期待。